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有一名画,老子扬须飘髯,骑在一头青牛上,悠然而行。

老子骑牛而非骑马或驴,可是一个与道德有关的问题?那牛比牠类或更具辩证法。老子就这样于东来的紫气中,骑着步履稳健的青牛,晃晃悠悠地进入了函谷关。

其时,群山耸峙,古木参天。牛蹄在粼粼车痕的石道上,发出踏踏的声音。夕阳中,远远的峡谷间,一道雄关,苍然峭立。多少年后,也是一个夕阳沉落的傍晚,我来到了那条古道。古道上的车辙一条条地深深嵌入了石头,马蹄牛蹄的印痕,痕痕在目。夕辉落下,只能照到其中的一半。我不知道哪些蹄印是老子留下的,老子走过这段路,必也会感慨时间的坚硬。

还有一幅画,老子身边多了一个书童,那书童一路与牛并走,一根棍子扛着老子的酒葫芦,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,并不觉得跟着坐在青牛上的老子有多累。老子苍然皓首,神态自如地微笑着,好像他很是得意这位书童和这头青牛。那是一首诗一样的画面,让人感觉,老子不是走在现实中,而是飘忽于天地间。

夕阳终于落在函谷关下,落下的一刻溅起万丈霞晖,钟声响起,峡谷中四处激荡。函谷关就这样迎来了老子。老子登上函谷关的时候,他那眯着眼睛猛然放出一束光芒,在这个灵宝之地,灵感迸涌而出。老子此时一定看到了苍莽巍峨的小秦岭。可能老子致力于《道德经》的吟诵,也可能青牛上不了2400米的地方,老子与那个叫作老鸭岔埡的地方失之交臂。但我敢说,他那深阔的思绪,一定缭绕过那个高峰。

数千年过去,我溯黄河而上,站在函谷关默不作声,只有关上的一面面旗帜发出猎猎的嘶鸣。老子是站在什么地方回望来路,又遥望归途的呢?还是他自此已经有了另一种念头,而这个念头,连耳旁吹来的古风也无从感觉到。

就此,老子一离开函谷关,就不知所踪。老子是将函谷关当作了一个终点还是起点?老子是把函谷关当作了一个实物还是一个象征?我仰天而问,一只孤雁,从西向东,拉上了最后一抹夕光。夜,沉重地覆盖了一切。

翌日,从函谷关透迤而来,直奔老鸭岔埡。为何叫老鸭岔埡呢?这或许也是一个道德问题。路盘桓而上,越往上越开眼。满山尽是野趣天然。那些林,想怎么长就怎么长,有力量的独个蹶,没力量的抱团蹶,蹶不动了就躺下来。那些石,不知是山生出,还是天上掉下,横七竖八,立着、蹲着、卡着、悬着,各具姿势,有的骏马奔驰,有的巨象吸水,有的仙人对弈。鸟就在林中盘旋,在石上蹦跳,一忽惊翅而飞,不知是赤狐跑过,还是豺狼偷袋。不怕的是飞鼠,活跃着眼睛看着四周动向。

钻过一线山峰,正觉热,凉凉一股水汽从峡谷中袭来,入说是爽香河。果然一股秋爽的味道满怀里灌,直让人吸了这口,赶快吸那口。上到老鸭岔埡,万千江山,尽收眼底。几只灵猴一见到人,于林中跳来跳去,兴奋得不知道怎么表现。秋叶正红,重重叠叠,直把老鸭岔埡擎上天去。

山岚随着云岫袅袅而生,岚云起处,阳光随风翻卷,一些翻到叶子上面,一些翻到叶子下面,一片片的叶子哗啦啦爆红了整个秋天。想起那句话: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。”恒也。老子真老子啊!

老子要是坐在这里打坐,或更有一番情怀。老鸭岔埡以中原最高峰的姿态,同函谷关遥相呼应,呼应中回应的是灵宝。过了这灵宝之地,过了这雄关高岭,就是甘肃平川。

当老子骑着青牛离中原越来越远的时候,老子一定是恋恋不舍的,没有这灵宝之地,他或可完不成《道德经》。《道德经》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,满载宝藏,放下汲桶,唾手可得。”尼采都在其中享受不尽。

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就没了踪影,他是不知道把自己的形骸放在什么地方,还是执意想把自己的形骸放在什么地方?其实他要是留在函谷关或者小秦岭,他就不会“不知所终”了。

再过函谷关,猛然回头时,老鸭岔埡怎么就像端坐的老子,沉入五彩的夕辉中。老子,他把一世英名留在了一个让人高仰的地方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网络能提供的信息,最好不要去问别人。

这只青铜材质,腰碗形带木柄的,叫炭熨斗,也称“火斗”。它是母亲曾使用过的熨衣工具。这只炭熨斗还是当年公平路老屋拆迁时被我在邻家灶披间,偶然发现,断然质疑、坦然拿回,而“物归原主”。

炭熨斗

陈甬沪 代了炭熨斗,但我对这一老物件的留意、留恋、留存更多是对母亲的怀念,及对她睿智、手巧、勤劳、助人为乐的赞赏。母亲学名的读音与“裁缝”谐音,家里飞人牌缝纫机是她助人裁缝裤,或指导他人上机操作的载体。母亲的手艺是她叔公传授。据说这位叔公当年也是上海滩红帮裁缝中的佼佼者,所以母亲的裁剪水平相当高。当年棉纱布匹凭券供应而紧缺,她通过算计以后,用套裁、拼裁、变裁方式,为他人多出一件料作,也常常让邻居们喜出望外,所以弄堂人都尊称母亲为裁缝阿姐,或裁缝阿姨。

当年母亲在拼裁和套裁时,炭熨斗用场很大。缝制时需要熨平后翻边(那时没有锁边机),然后才能缝纫。不同于电熨斗,炭熨斗需要木炭传导热量,她就会用一只煤球保持木炭的温度。熨烫过程中既需要行进走势平稳,防止溅出炭星损坏“料作”,也需要用手势不停地触摸底部来掌控温度。

每当看到这只熨斗,就会想起母亲那时忙碌的身影,脑海中涌现温馨的画面,她细心地缝制和熨烫,让每件衣服穿着整洁、挺括而体面。

只要找着垫脚的,就能轻易攀入花坛,爱在壁根处兴奋刨地,试图打洞;它们常在院中运用“吸日大法”晒背,然后钻到狗棚底下再以“龟息大法”歇息纳凉,或爬入水盆候食;稍大的那只龟偶尔会偷摸上阶,窥探主人在室内

灌满水,在盆边上垫几块砖,方便龟出入。龟笨,明知道此门不通,偏三番五次地抵那门框;龟很有灵性,果然走我架设的“台阶”,入盆,出盆。总体如人意。

可是没多久就出事了。车停在院内,有一只龟躲在轮下,车一启动,压碎了龟壳。此事过后,龟莫名其妙又少两只,估计这两只傻龟老停留在门框底下,让手长者探栏偷走的——于是亡羊补牢,给院门加装了一层铁丝网。龟绝望,窃心死。

剩下两只龟在这院子里自在了二十多年。它们喜水,更好土,

龟鳖下蛋录

詹超音 究竟做啥。龟越长越大,按龟龄,它们进入了青春期。经观察,侥幸存活的两龟正好一公一母,它们形影不离,幸福安康。鳖,俗称甲鱼、王八、脚鱼。我养的鳖有三十岁了,那年带回家时才热水瓶塞那么大小,如今四斤不止,因为从小就安顿在圆

沪上暑季多雨,落雨能暂时降低气温,但晴时水汽蒸腾又添几分溽热,使人懒得动弹,胃口也跟着不佳。一日午饭时,格外想吃凉拌莲藕。想到莲藕,就想起济南的大姑。

小学毕业那年暑假,爸爸带我去济南看大姑。之后爸爸出差,留我在大姑家住一阵子。爸爸告诉大姑我容易咳嗽,济南人口味重,大姑每顿饭都为我单做一份减盐的菜。济南夏季闷热有“火炉”之称,当年大姑家没空调,一次夜半梦醒,我发觉大姑在为我打扇。她一手把毛巾搭在我肚子上,一手轻摇蒲扇。窗外透进微月光,看见她微笑凝望着我的慈爱神情,我心中暖流涌动。

跟大姑走在家附近的街上,每遇上熟人就要停下来拉家常。退休前在幼儿园工作的她亲和力一流,深受邻里的喜欢和信任,她有超乎寻常的热情,见谁有困难都愿意帮一把。毫无心机、大而化之的性格,使她干活也粗枝大叶,她总说自己笨,却把身边人都照顾得妥妥帖帖。读高中时奶奶病重,大姑来帮忙,日日贴身服侍。父母要上班,我还在上学,多亏有大姑帮衬才能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日。我暗下决心,将来一定要对大姑好。

多年后,我几次借在济南开会之机看望大姑,每回都故意多空出几天,在大姑家附近宾馆开个房间,叫她来同住,带她去逛街吃饭四处游玩。那时我才发现,大姑憨厚朴实得令人心疼。距离离家走路十多分钟的商场,竟然没逛过几回,在济南生活了半辈子,居然能在家门口带我坐反了公交车。每到付钱时就要抢在我前面,抢不过我就着急,几句话又被我逗乐了。大姑身高一米五,站在一米七多的我身边就像个孩子,她的内心之纯洁热诚也只有“赤子”二字可以形容。

一日在大明湖畔,我们挎着胳膊说笑徜徉。见风荷摇曳、碧波连天,又决定去坐船。这回是电动船,用不着手划,调整好方向,一路钻进重重碧叶之中。那是另外一个时空,时间变得迟缓,空间感也随之改变,月白或者淡粉的荷花在上方绽放,仰望时看到的是一个饱满莹润的圆,不是平日里见到的风姿绰约,却有种婴儿般的娇憨。不时有金色或者红色的鱼跃出水面又回到水中,白鹭低掠掠过仿佛伸手可及。我们拿出从湖畔买来的新鲜莲蓬,剥出莲子来吃。到处是湿润欲滴的绿,闻见尝到的是微带清苦的甜。我看见大姑惬意地微眯起眼,迷蒙柔光照在她脸上,那一刻早已过耳顺之年的她面如如玉、笑靥明媚如少女。

“大姑,你真好。”我发自内心地夸赞,大姑笑得捂着脸,说我们当年不像现在的小姑娘爱美,年轻时都顾不上好好照镜子。平心而论大姑相貌不错,线条柔和的小圆脸,鼻梁不高却细秀,嘴唇丰满透着敦厚,最好看的是欧式双眼皮的大眼睛,黑白分明、顾盼有神。

想当年,大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工作,当接送新职工的卡车驶入工厂大院,见坑洼洼的土路上尘土飞扬,18岁的她哭了。她写信给爷爷说:“爸爸,济南及不上青岛,我想回家。”爷爷安慰道:“听从国家安排,先好好干几年,有机会再争取调回青岛。”她听话地沉下心来努力工作,却不想从此留在济南一辈子,最美好的年华就在年复一年几乎顾不上照镜子的忙碌操劳中度过了……

那次离开济南时,我背包里装了两盒大姑做的炸藕盒。她用最好的大明湖白莲藕夹上腌制过的肉馅,裹了面粉炸成金黄,嘱咐我带回上海后分批放进冰柜,想吃的时候拿出来,用平底锅小火煎一下即可。从那之后,每次吃莲藕,我都会想起大姑在藕花深处美而不自知的笑颜。

认识孔祥东很多年,不夸张地讲,他一度堪称钢琴界的王者。少年时就在国际比赛中屡获大奖,被盛赞为天才钢琴家。一年60场国际巡演,足迹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“孔祥东”这个名字是发着光的。

但随后的八年,他突然销声匿迹,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,仿佛关于他的所有记忆,就是一场大梦。梦醒时分,已是八年之后,全新的孔祥东看似熟悉,又让人陌生,他说自己已经脱胎换骨。确实,怎样也找不到比“脱胎换骨”更精准的形容了。

原来,让他从内到外完成重塑的,是一场抑郁症。抑郁症我不陌生,年轻时也曾深陷,正是如此,才更知道走出来有多不容易。而孔祥东竟然在这条路上跋涉了八年,想想都让人不忍。后知后觉的朋友们震惊之余,更多的当然是心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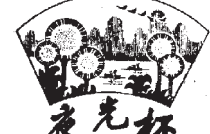
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“黑色生命力”,是指经受过伤害、创伤之后,所生长出来的一种适应力。这种新的力量,它包括情绪上更宽广的维度、对人性之复杂的认知及接纳,还有对生命更深邃的洞见与了然。其实更准确来讲,它是一种应对苦难的修复力。我们常说一个人活通透了,其实,那就是历经磨难后获得的黑色生命力。显然,冲破暗夜的孔祥东已经获得了充盈的“黑色生命力”。如今,凤凰涅槃的他,已经活成了一枚小太阳。看起来神情凛然、目光坚定,比从前更成熟更有力量,随手一段旋律,都能让人激昂奋进;又似乎比从前更天真更幼稚,有时,“蠢萌”得让人好像一眼就能看透。顶着那张仿佛从未被生活欺负过的脸,带着朗朗笑声,拥抱着每一个他见到的朋友,奉上他从心底流淌出来的音乐……

是的,自己的人生终究要靠自己把握。光芒一旦冲破黑暗,就无可阻挡。因为懂得,所以更珍惜当下。用音乐给人间播撒爱和温暖,治愈自己,治愈他人,多么美好啊!作为被感染过鼓励过的朋友,我们就默默地站在身后,在如潮的掌声中,那无法被湮没的袅袅余音,就是来自朋友们最真挚的守护。

七夕会

我家的鳖无偶,孵便没用。此鳖好像意见很大,想法很多,年年将产在桶里的蛋踩得细碎。我家的龟今年高产,蛋形也比往年大许多。不过有可能缺钙了,只只软壳。我突发奇想,用纸巾代沙包裹这些个蛋,孵孵看。若真孵出小龟,保证有续文。

沐光而来 施焱



雅玩